

藩王政策

太子朱标死后,年幼的朱允■成为皇位的继承人。为了保证他将来稳坐皇帝宝座,朱元璋再下狠手,杀戮了大批悍将,但朱允■与他的诸位叔叔之间的关系会怎样呢?朱元璋也不免有所担心。

有这么一个传说,一天夜里,朱元璋看见黄白两条龙冲进大殿,相互争斗,难解难分。最后黄龙得胜,腾飞而去,白龙战败,蛰于地。朱元璋顿时惊醒,原来是一梦。第二天早上,朱元璋上朝时看到皇太孙站在大殿的右角,而燕王朱棣却站在他的左前方。当时,朝廷以左为上,皇太孙身为皇储,其尊位仅次于皇帝,燕王竟敢对他如此傲慢,站在他的上手。朱元璋心中不免暗暗吃惊,他没有声张,但随即下令让朱棣离开宫中,搬到别院,并不许人给他送食物。马皇后可怜朱棣无端受到惩治,就像当年救朱元璋一样偷偷给他送吃的,朱棣因而得以不死。

这个传说,显然是出于附会:因为朱允■被立为皇太孙时,马皇后已经死了十一年,她不可能看到朱棣与朱允■叔侄二人的争斗。但这传说也反映当时围绕皇位继承问题,已出现了明争暗斗。朱元璋对于这个年少而没经验的皇太孙未来的命运,也有了一些不祥的预感。朱元璋借蓝玉案大肆杀戮,是为了给未来的皇位继承人除去威胁,他同时又把分封亲王看作是保证皇家江山稳固的手段。所以,他曾对朱允■说:“我把抵御外侮内乱的任务交给你的叔叔们了,他们能把家守得好好的,让

历史揭秘

毛佩琦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



在现代中国人的印象中,明代是一个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朝代;无论是太祖成祖的刻薄残酷,还是英宗武宗的好大喜功,以及嘉靖万历数十年不上朝的荒唐之举,直至崇祯的刚愎自用,种种荒唐,都让人不禁奇怪这个朝代的统治何以延续近三百年之久。本书帮助你解答这个困惑。

你把位子坐稳。”

洪武二十九年(1396年),重新制定的宫中礼仪颁布,按照这一礼仪规定,诸王按照君臣礼节朝见皇太孙之后,在后殿要行家人之礼。按家人之礼,各亲王都是朱允■的叔叔,处于尊者地位,朱允■就要向叔叔们跪拜了。因此,朱允■本人对诸王在精神上给予他的压迫,感受更为深切。他曾经问朱元璋:“如果北方的蒙古地区不太平,亲王们可以抵挡,如果亲

王们闹事,又由谁来抵挡呢?”朱元璋一时无言以对,只有反问孙子了:“那你说该怎么办?”

老谋深算的朱元璋竟然失于计算,他寄予厚望的骨血至亲,最后却成了挑起天下大乱的根源。皇权,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力,超越了任何亲情。

朱元璋不信任异姓的公侯将相,认为自己的亲生儿子是最为可靠的,希望靠强大的家族势力维护明王朝的江山永固。在明朝建国后的第三年,朱元璋就开始分封亲王,他把儿子们置于边防及全国的要害之地,为的是“屏藩帝室”,作为保卫皇室的屏障。

但是,在洪武九年(1376年),一个叫叶伯巨的人,借着当时天象出现异常,朝廷向天下臣民征求意见的机会,向朱元璋上书一封,对朱元璋的藩王政策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。他认为,强干弱枝是保证稳定、遏止动乱的根本之计,如今分封太多,不仅封国土地广阔,而且亲王拥有强大的军力,他担心几代之后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。他劝朱元璋割断一时的父子恩爱之情,保证长久的安定。

不料,朱元璋看到上书后大怒。朱元璋说:“这小子离间我的骨肉,快把他抓来,我要亲手把他射死!”他大怒之下,要亲手射杀这位教师爷。叶伯巨被逮来后,主政者等到朱元璋心情转好的时候才报告说人已逮到。这时,朱元璋的气已经消了许多,他没有立刻杀叶伯巨,而是将叶伯巨关入了狱中。这个叶伯巨虽然暂时免于死,但最后还是死在了狱中。

克林顿绯闻报道的升温

关于克林顿绯闻的报道8月至9月中旬进入高潮,报纸、电视发疯似的没完没了,不论是传言、造谣,还是真的新闻,也不管内容是否适合公开,它们一股脑儿地全部冲刷出来。

斯塔尔报告被人们称为是美国的《金瓶梅》,通篇报告中有多处露骨的详细描述,通篇报告根本不像法律文件,它对性关系的描述比某些黄色小说还要技高一筹,将白宫描绘成了总统的“春宫”。这篇报告被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黄色的政府文件。而国会居然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准许报告全文公布于众后,各大报纸均不加任何删节地全文予以刊登。

9月21日早晨,国会克林顿在大陪审团作证的录像公布于众,几乎是在同时,克林顿也在联合国大会发表重要演讲。照惯例,电视应该实况转播克林顿的讲话,第二天的报纸也应该全文刊登克林顿演讲全文,但是,媒体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录像带上,美国广播公司、全美广播公司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CNN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播放克林顿作证录像,期间停止了一切正常的商业广告,据统计,每家电视台在这段时间里的广告收入损失均在数百万美元。连一些文艺节目也不例外,在全美广播公司的“晚间节目”中,5个年轻姑娘裸露大腿,一身莱温斯基的打扮,她们不但裸露大腿,而且个个嘴里叼着一支莱温斯基在证词中所描述过的雪茄,做出各种性感的姿态,在舞台上跳来跳去,继而又将雪茄打开变成了一条黄色领带——斯塔尔报告中所描述的证物。

纪实文学

袁炳忠 著

重庆出版社友情推荐



这是一部作者亲历美国白宫、波黑战场、阿富汗战场的采访札记,将作者在白宫做记者时对美国政治、社会、外交、文化进行近距离观察的心得娓娓道来:有现在已经90高龄的白宫女记者的趣事,有在宫外抗议了30年的移民的辛酸故事,有对美国克林顿、布什总统的比较分析,预测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等等,部分篇章曾获得国家新闻奖。

美国电视频道除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故事没有了别的话题,大家比着来。从小品到脱口秀,从新闻到专访,真是全美一片“黄”。

美国舆论虽然闭着眼睛看不见,但世界超级大国的公民们在困惑中开始思考,金融危机正悄悄来到华尔街,美国人还有更多更有意义的事做,在总统私生活问题上纠缠不休究竟有什么意义?

欧洲人对美国媒体更是大为不满,指责美国舆论“令人

梅花坡的幽会

袁庭玉和王南风从咖啡馆里出来,意犹未尽,驾车去了郊外,到了一个叫“梅花坡”的地方。这地方适合幽会、打劫、伤春或者悲秋。两个人选了一个平缓的山坡坐下来,从重重叠叠的梅树里望出去,大半个月亮高高悬挂,而梅花已残。

袁庭玉顺着斜斜的山坡躺下了。王南风说:“你是个小男孩子,你还没长大呢。要不我的意思你怎么不明白?”袁庭玉说:“你是个挑剔的女人。我对你的好你心里有数。”王南风身子一歪,并头躺在他身边,把手朝他的腿上一放,说:“好不好要用实际行动来回答我。”袁庭玉听见这句话,“忽”地坐了起来,王南风的手从他的腿上落下,还没落下地,又抬起来探进袁庭玉的衣服里,好像有一股风跟着她的手进去了。她张开五指手指,从袁庭玉的后颈处一直抓到腰里,再从腰里反撑上去,嘴里说:“躺下,躺下。你不听话我就把你扔在这山里喂母狼。”袁庭玉拿开她的手,却舍不得放下,把她的手放在胸前,依言躺下。

王南风说:“你知道我失恋了,救不救我?”袁庭玉说:“当然救。”王南风气息咻咻,手在他胸前绕过来绕过去,像母狼的爪子。袁庭玉只顾着憧憬,“我俩互相拯救,一同进入一个温馨世界。”王南风说:“哦,你说的是两个人一块自杀。”袁庭玉说:“我要为你买一个镶钻的白金戒指,办一个体体面面的婚礼。你不想生孩子也没关系,我们两个人过日

都市小说

叶弥 著

收获杂志社友情推荐



袁庭玉被老婆王秋媛甩了以后,感情世界又重新活跃起来。两个女人走进了他的世界,余臭豆腐干的苏小妹,泼辣的副局长王南风。爱他的女人他不爱,他爱的女人他不爱他。相信爱情与婚姻的这个,小男人,在人生面对选择的时候,又将何去何从……

子,有梅花的时候看梅花,有菊花的时候看菊花……”王南风说:“你的眼睛盯着我,我的眼睛盯着你。”袁庭玉大喜,“是啊!你就是家里的女王,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想玩,想喝酒,尽管去……”王南风不等他抒情的话结束,手伸到他的肚子上,一把攥住他的裤带,厉声说:“废话少说!你到底干还是不干?”袁庭玉一动不动,也不说话。一阵风透过来,梅花缓缓落下,飘了他们一脸。

他半晌才说:“我要爱情!我喜欢爱情!”王南风倒笑起来,说:“放屁放屁,真是放屁。这年头还有你这种没出息的人,送上门的货也不要。你又不是没碰过我。”袁庭玉坚决地说:“那时候年轻不懂事。现在要碰也要等到结婚那天碰。”王南风打了一个哈欠。这一张嘴不要紧,她一个接一个地打起哈欠来。打完哈欠,她抓起地上的梅花瓣恨恨地扔到袁庭玉的脸上。

袁庭玉不死心,还在温柔地表白:“我要你救我。我也要救你。我们结了婚就得到了拯救。”王南风不耐烦地说:“你在念些什么经?夜深了,走吧。你这个自私的男人。”她站起来要走,被袁庭玉两手一围,抱住了她的双腿,“刚才还高兴的,现在怎么不高兴了?你生我的气了?”王南风说:“谁生你的气?”袁庭玉说:“那咱们说好了,我要去买戒指的。”王南风手一挥:“你想买就去买吧。自私鬼!”

两个人一路无话,王南风时不时地打个哈欠。车子到了袁家门口,王南风停下车子。袁庭玉下了车,本来他有一肚子话想说,但是王南风把他操开了。他站在原地,一直望到看不见王南风。

第二天,苏小妹抽了个空,跑去看袁庭玉,敲敲门,没人应声,就把门推开了,原来袁庭玉家的门锁坏了。苏小妹回到桥头,买了一把新锁,给袁庭玉的门换上。苏小妹把新钥匙放在自己口袋里,回到家。搬个小竹椅子在家门口的花圃边,坐着一搭没一搭地打毛衣,眼睛时不时地瞄大路。袁庭玉到哪儿去了?袁庭玉去等候王南风了。

群架事件

到校门口一看,有一伙人大概六七个在传达室前抽烟,见我们出来,几个人一齐迎了过来。“谁是林x x?”为首那个穿黄背心的人冲我们问。他的黄背心上印了一只老鹰,尖厉的爪子看起来很是狰狞。

“我就是,怎么样?”老林昂着头挑衅似的问。

“是不是你昨晚把我兄弟打了?”大块头声色俱厉。

“是又怎么样?是他先动手的。”老林眼睛里快冒出火来,他突然飞起一脚把一块小石子踢飞。我们几个人一直没吭声,但都满不在乎地拿眼光来回扫着几个人,一旦情况不对就上去动手。

“你想怎么解决?”大块头声音低了下来,“人被你打伤了,医药费你肯定要付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老林回答得很干脆。大块头身后的一个胖子突然冲出,一个右摆拳打向老林面部。老林早有防备,他往后一撤身,胖子打了个空。没等胖子再动手,我们四个人已冲了过去,老杨一把揪住胖子的衣领就是一个耳光。这一下既突然又迅速,声音也是又响又脆,胖子被打得身子转了半圈,捂着脸有些发昏。

那边,老林和大块头也动上了手,两人个儿齐平块头相当。我揪住穿白色T恤的小痞子也打在一处。老吴老邱老杨则和另外几个人动起手来。

白T恤看起来咋咋呼呼,但看得出来不是第一次打架,和我刚一照面就出阴招,第一脚就踢我的裆部。不过话说回来,如果你不是练家子,想凭这样的腿法一招制敌不是很现实,我几乎没怎么费劲就抄住了他的脚脖子,脚下轻



网络原创

拳头书生 著

区区一介书生,自幼爱讲故事。“拳头书生”在www.生活江苏.com开博客以来,创下了很高的点击率。博客上连载的“从小练武打坏人”系列更成为网友们每天追踪的焦点。为了鼓励优秀的网络原创作品,现推出“拳头书生”的故事连载,与更多的读者分享。

轻使了个绊,白T恤像只麻袋一样软绵绵地躺倒,躺还不老老实实在地躺,一只手还死拽着我的衣摆不放,把我拉得一个踉跄。我一抬屁股踏踏实实坐下,双拳左右开弓一頓乱揍。拳头像橡皮图章一样盖在他的两眼上。有过打架经验的人都知道这叫封眼。

说实话,群架对我来说真是新鲜的玩意,它既不是设计好的对练,也不是团体操表演,而是有着很大的偶然性,比如说,当我骑在白T恤身

作呕”“恶心”“可耻”,认为不应如此处理新闻。新闻记者出身的法国外交部长韦德里纳也公开表示他个人的感想,认为美国新闻媒体没有经过编辑处理,将听证会录像全部播放,令人十分震惊。德国总理科尔发表评论,认为公开讨论这种事情完全不能接受,特别是全球最强盛的国家总统竟遭如此污蔑,感到极为“恶心”。

白宫北草坪西侧仍然熙熙攘攘,电视台的“大炮”仍在对着白宫,有的记者在白宫熬夜守候,管理人员在白宫新闻厅的广告栏上张贴了一张小条子,上面写着:提醒大家白宫新闻厅的工作时间——早晨5点到晚上10点,晚上11点新闻厅熄灯。

“你知道美国大众对舆论报道克林顿丑闻很反感,为什么你们还要继续报道?”在北草坪的小路上,我问全美广播公司的驻白宫记者温德尔。他说:“很简单,我们的编辑让我们这么干的。”“编辑后面的人又是谁?”温德尔没有回答。但是温德尔的同事凯伦·威廉斯告诉我:“共和党是这场用肮脏手段掀起克林顿运动的幕后人。他们想尽一切肮脏手段来攻击总统。”

“这算什么?”提到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私通的事,威廉斯觉得又可笑又气愤,“华盛顿的权贵们哪位没有风流韵事?哪位没有一两个小秘?从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到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海德,他们在私生活方面都不干净。”

通过与白宫记者聊天,我发现他们自己并不希望报道克林顿绯闻,普遍认为这是很无聊的事,但是老板要求他们这么做,他们别无选择,否则就被炒鱿鱼。

上盖图章时就很有可能遭遇什么人的突然袭击。白T恤一点也不配合我的动作,他又喊又骂还不断扭着并不健美的腰和屁股,双手高举往中间乱划,外人要看起来还有点为我鼓掌的意思。

等我站起身来想再找人盖图章时,发现除了老林和大块头打得热乎外,其他几个人全躺在地上扭成一团,好像我们拍的不是一出武侠戏而是一部集体的床上戏。

老林和大块头基本上势均力敌,大块头嘴也没闲着,嘿呦嘿呦地给自己喊号子,拳头抡得呼呼作响,步伐也相当灵活,老林当然更不甘示弱,他以硬碰硬,你给我一拳我握紧了再回敬你。

大获全胜之后,我们群情振奋地脱光了膀子去小饭店喝啤酒,老林这才把那天晚上的惊险一幕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

周末晚上,老林照例早早来到游戏厅控制“张飞”打仗,没玩一会就有人拍他肩膀,老林正激烈开打根本无暇旁顾,没想到对方一把竟把老林推开了,就这一下子,“张飞”被老怪一把擒在怀中,三拳两掌就报销了。这下把老林气得眼睛冒烟,“你他妈的推什么?”

老林事后才知道,推他的是镇上很有名的一个小痞子。当然,有名并不意味着他很能打,而是他有个在镇里当副镇长的舅舅,有了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舅舅,谁去干痞子这行也能混得风生水起。至于他为什么要突然推开老林,谁也不知道答案。也许他是嫉妒老林的技术高超,也许是喜欢上了老林手中的游戏机,或者是什么都不是就是想找个个人欺负欺负。两人的梁子就是这样结下的。